

影印版

丰子恺漫画集

21

丰子恺画

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民间相

1945年
开明书店版



影印版

丰子恺漫画集

21

丰子恺画

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民间相

1945年
开明书店版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间相 / 丰子恺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
2014.1

(影印版丰子恺漫画集)

ISBN 978-7-5110-1612-6

I. ①民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漫画-作品集-中国-
现代 IV. 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3863号

书 名: 民间相

作 者: 丰子恺

编 者: 吴浩然

总 策 划: 俞晓群

丛书策划: 李忠孝 梅 杰

责任编辑: 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
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责任印制: 于浩杰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-68998879

印 刷: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20开

印 张: 4.6

字 数: 92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612-6

定 价: 18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我的漫画

丰子恺

人都说我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这话半是半非。我小时候，《太平洋画报》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《落日放船好》、《独树老夫家》等，寥寥数笔，余趣无穷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。不过那时候不用漫画的名称。所以世人不知“师曾漫画”，而只知“子恺漫画”。“漫画”二字，的确是在我的书上开始用起的。但也不是我自称，却是别人代定的。约在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左右，上海一班友人办《文学周报》。我正在家里描那种小画，乘兴落笔，俄顷成章，就贴在壁上，自己欣赏。一旦被编者看见，就被拿去制版，逐期刊登在《文学周报》上，编者代为定名曰：“子恺漫画。”以后我作品源源而来，结集成册，交开明书店出版，

就仿印象派画家的办法（印象派这名称原是他人讥评的称呼，画家就承认了），沿用了别人代定的名称。所以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我只承认漫画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。

其实，我的画究竟是不是“漫画”，还是一个问题。因为这二字在中国向从来没有。日本人始用汉文“漫画”二字。日本人所谓“漫画”，定义如何，也没有确说。但据我知道，日本的“漫画”乃兼指中国的急就画、即兴画，及西洋的卡通画的。

但中国的急就、即兴之作，比西洋的卡通趣味大异。前者富有笔情墨趣，后者注重讽刺滑稽。前者只有寥寥数笔，后者常有用钢笔细描的。所以在东洋，“漫画”二字的定义很难下。但这也无用考据。

总之，漫画二字，望文生义：漫，随意也。凡随意写出的画，都不妨称为漫画，因为我作漫画，感觉同写随笔一样。不过或用线条，或用文字，表现工具不同而已。

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今日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，自己觉得，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：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；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；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；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。但又交互错综，不能判然划界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。

我从小喜读诗词，只是读而不作。我觉得古人的诗词，全篇都可爱的极少。我所爱的，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，甚至一句。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，往往把它译作小事，粘在座右，随时欣赏。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，若隐若现，

如有如无。立刻提起笔来写，只写得一个概略，那幻象已经消失。我看看纸上，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，眉目都不全，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，不要求加详了。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，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，竟糟蹋了那张画。恍忆古人之言，“意到笔不到”，真非欺人之谈。作画意在笔先，只要意到，笔不妨不到；非但笔不妨不到，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。有的人看了我的画，惊骇地叫道：“噫，这人只有一个嘴巴，没有眼睛鼻头！”“噫，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！”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：“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？”对于他们，我实在无法解嘲，只得置之不理。管自读诗读词，捕捉幻象，描写我的“漫画”。《无言独上西楼》、《几人相忆在江楼》、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





等便是我那时的作品。初作《无言独上西楼》，发表在《文学周报》上时，有一人批评道：“这人是李后主，应该穿古装，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作历史画，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，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的体感。我是现代人，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。”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，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。

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，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。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，尤其是那时，我初尝世味，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，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，只有儿童天真烂漫，人格完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人”。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，在随笔中、漫画中，处处赞扬儿童。现

在回忆当时的意识，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。这些画我今日看时，一腔热血，还能沸腾起来，忘记了老之将至。这就是《办公室》，《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》，《弟弟新官人，妹妹新娘子》，《小母亲》，《爸爸回来了》等作品。这些画的模特儿——阿宝、瞻瞻、软软——现在都已变成大学生，我也垂垂老矣。然而老的是身体，灵魂永远不老。最近我重展这些画册的时候，仿佛觉得年光倒流，返老还童，从前的憧憬，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了。

后来我的画笔又改方向，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。我住在红尘万丈的上海，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，恍悟春到人间，就作《都会之春》；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，就作《买粽

子》；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，就作《星期六之夜》；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，就作《卖花声》……我住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，看见市民的日常生活，就作《市井小景》、《邻人之爱》、《挑荠菜》……我客居乡村，就作《话桑麻》、《云霓》、《柳荫》……这些画中的情景，多少美观！这些人的生活，多少幸福！这几乎同儿童生活一样的美丽。我明知道这是成人社会的光明的一面。还有残酷、悲惨、丑恶的黑暗的一面，我的笔不忍描写，一时竟把它们抹杀了。

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。我想，佛菩萨的说法，有“显正”和“斥妄”两途。西谚曰：“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。”我为何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，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？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、悲惨相、丑恶相、残酷相，

而为它们写照。《颁白者》、《都市奇观》、《邻人》、《鬻儿》、《某父子》，以及写古诗的《瓜车翻覆》、《大鱼啖小鱼》等，便是当时的所作。后来的《仓皇》、《战后》、《警报解除后》、《轰炸》等，也是这类的作品。

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，觉得触目惊心。恍悟“斥妄”之道，不宜多用，多用了感觉麻木，反而失效。于是我想，艺术毕竟是美的，人生毕竟是崇高的，自然毕竟是伟大的。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，其实不是正常艺术，而是临时的权变。古人说：“恶岁诗人无好语。”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；但我的眼也应该从恶岁转入永劫，我的笔也不妨从人生转向自然，寻求更深刻的画材。我忽然注意到破墙的砖缝里钻出来的一根小草，作了一幅《生机》。这幅画真正没有几





笔，然而自己觉得比以前所作的数千百幅精工得多，以后就用同样的笔调，作出《春草》、《战场之春》、《抛核处》等画。有一天到友人家里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，壳内插着红莲花，归来又作了一幅《炮弹作花瓶，世界永和平》。有一天在汉口看见一枝截去了半段的大树正在抽芽，回来又作了一幅《大树被斩伐》。《护生画集》中所载《遇赦》、《悠然而逝》、《蝴蝶来仪》等，都是这一类的作品，直到现在，我还时时描写这一类的作品。我自己觉得真像沉郁的诗人。诗人作诗喜沉郁。“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在言外。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写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；而发之又须若隐若现，欲露不露。反覆缠绵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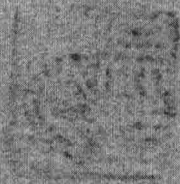
终不许一语道破。”（陈亦峰语）此言先得我心。

古人说：“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年之非。”我在漫画写作上，也有今是昨非之感，以后如何变化，要看我的心情如何而定了。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

子愷漫画
全集之四

民間相



子愷漫畫全集序

抗戰以前，我的書結集出版的共有八冊，即子愷漫畫（十五年出版），子愷畫集（十六年），護生畫集（十七年），學生漫畫（十九年），兒童漫畫（二十年），都會之音（廿四年），雲霓（廿四年），人間相（廿四年）。廿六年秋抗戰事起，這八冊畫集的版子和原稿盡被炮火所燬滅，絕版已經四年了。我常想使牠們復刊。但流亡中轉輾遷徙，席不暇暖，苦無執筆的機會。最近安居貴州遵義，始得將護生畫集重繪一遍，使牠最先復刊。又新作護生畫續集一冊，爲弘一法師祝六十之壽。這樣，護生畫集卻因砲火的摧殘而增多了一冊。接着，開明書店徐調孚兄屢次來信，說常有讀者要求，囑將其餘七冊畫集重新編繪，以便早日復刊。這七冊共有畫六百幅，重繪一遍，工程浩繁，一時不敢動手。今年花朝，我告一大奮勇，開始重繪。把六百幅舊作刪去了約一半，把選存的三百餘幅加以修改重繪，又把流亡以來的新作百餘幅加

入埋頭三十八天，至昨日居然完成，共得四百二十四幅。我把牠們分編爲六冊：寫詩意的八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古詩新畫。寫兒童生活的八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兒童相。寫學生生活的六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學生相。寫民間生活的六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民間相。寫都市狀態的六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都市相。抗戰後流亡中所作六十四幅爲一冊，名曰戰時相。這樣，七零八落的舊畫集也因砲火的摧殘而變成了一部有系統的新畫集。畫集好比兒女。現在，我的心靈的兒女就是這齊齊整整的八人：兩冊護生畫集，好比在外的兩個大男，一部全集猶似在家的六個女兒。講到兒女，這回重編中頗有所感，初作和重編相隔了十六七年。初作中所寫的情景，在今日已有不可復識者；兒童相一集尤甚。昔年扶牀的孩子，今日已變爲偉丈夫與小婦人。古人云：「去日兒童皆長大，昔年親友半凋零。」這兩句好像是代我說的！十六七年，在人生確是一個可觀的長時期。一生中能有幾個呢？這可說是「隔世」了。學生相中「祖父的手」（見第三冊第十四頁）一幅便是一證。這畫描寫用執毛筆的姿勢的手執着鋼筆而寫字，原題爲「父親的手」，今改爲「祖父的手」。因爲在今日，這種手在父

親們中已難得找到只有祖父母們中還有，所以非改不可了。這不是隔了一世了麼？人生無常，使人興悲。但念「無常」便是「常」，則又繼之以喜。因為雖已隔世，猶幸作者茶甘飯軟，眼明手健，能在三十八天中描出四百二十四幅畫。況且膝下也有一個三歲嬌兒新枚，能拿竹馬泥龍來供給畫材，使我的新作中也有蓬勃之趣。寫這序文時，正是林先和慕法訂婚的一天，他們雙雙地坐在我的窗前共看全集的原稿，笑指集中所寫林先垂髫的姿態。這在我看來又是一種新的畫材，可爲他年再刊續集的資料。這全集的完成，全由於調孚兄的鼓勵，於此謹致感謝。民國三十年落花時節，子儉記於貴州遵義南壇之星漢樓。

民間相目次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 春到人間 | 17 衛生設備 | 33 待車二 | 49 市梢 |
| 2 楊柳岸 | 18 藕 | 34 嘉興之冬 | 50 K I S S |
| 3 雲霓 | 19 挖耳柴 | 35 前江的新娘子 | 51 鄰人 |
| 4 話桑麻 | 20 糖糕 | 36 賭博者 | 52 孤雲 |
| 5 南畝 | 21 寶漿 | 37 紋面 | 53 感同身受 |
| 6 米和豆 | 22 行商 | 38 久雨 | 54 「今天我的東道」 |
| 7 任重道遠 | 23 「頭彩十六片」 | 39 觀劇 | 55 好音 |
| 8 綠楊芳草 | 24 竹葉青 | 40 七夕 | 56 太白遺風 |
| 9 三眠 | 25 擲導 | 41 納涼 | 57 暢適 |
| 10 三娘娘 | 26 晨風 | 42 中秋 | 58 疲 |
| 11 搓線 | 27 收頭髮 | 43 暇日 | 59 聽 |
| 12 新絲 | 28 守株 | 44 五娘娘 | 60 第三張箋 |
| 13 剷除 | 29 店 | 45 晚歸 | 61 三年前的花瓣 |
| 14 香煙喫到了 | 30 支撐 | 46 攝影 | 62 陰曆十二夜 |
| 15 冬日的汗 | 31 三等售票處 | 47 鑼鼓響 | 63 九十一度 |
| 16 餛飩擔 | 32 待車一 | 48 巷口 | 64 秋夜 |





楊柳岸曉風殘月

丁巳 1935

